

## 十、覺社之佛教新運動

從日本歸，暫留上海錫麟分院，有陳完及王與楫來訪。陳完四川人，清候補道，時作滬上寓公，好談禪而喜扶乩，習近三教混同之說；訪我投詩，有「獅王踞頂笑如雷」句，甚推崇沈子培。又約王聘三、劉洙源等敘禪悅齋。劉洙源治華嚴、唯識，後開講成都佛學社，曾有功佛學，今能海比丘等亦從劉起信。王與楫曾引沈惺叔等相見，談將發起佛教居士林，而十年後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，此即為其濫觴。我由滬歸甬過年，因了老邀請，遂至普陀前寺任知眾，辦理全山對外交涉及管束全山僧俗事宜。玉皇再至前寺任糾察，頗資臂助。但維持舊狀，香會外無多事，夏初並遊杭州等處，與華山、善亮相晤敘。寧波的佛教孤兒院亦於那年改組成立，我與圓瑛等皆任院董。

六月初，陳元白（裕時）來寓前寺。元白係辛亥會攻南京的桂軍司令，民二與趙恆惕同為第八師旅長。二次革命失敗，亡命日本數年，曾研哲學。歸國後，入同善社，方習靜坐，奉為至道。我與談佛學並略破同善社所執非究竟，意大感動。因昔日曾引蔣雨巖（作賓、黃葆蒼）元愷入同善社，乃回上海邀以同至普陀，請我為講佛學綱要，取圭峯原人論

及八識規矩頌等為解說，任問難辯答。相依一月，俱捨前所奉道而一意歸佛。我出關中所著書與閱，生大歡喜，謂今全世界爭殺紛鬥，佛法中有如此至寶，豈可不宣揚出去救世救人？適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亦來普陀，即商量刊布我所著書，我乃編集哲學正觀、教育新見、訂天演宗、破神執論、譯著略辨、佛學導言六種，曰道學論衡，為以佛法對一般學說思想的評論集；另大佛頂首楞嚴經攝論，則專明佛學，先付印行。

三人以元白為謀主；雨巖曾任陸軍次長，聲望可資號召；而葆蒼之兄梅生，在滬、漢、沙、渝經商甚盛，財用亦有所從出，因擬於上海組織一宣揚佛學的團體，由我住滬主持。一、出版專著，二、編發叢刊，三、講演佛學，四、實習修行。我以甚契佛法救世的素願，乃決定為覺社；楞嚴攝論等出版，亦用覺社名義。秋初，偕昱山、玉皇及元白等三人出普陀，遊寧波天童，至阿育王拜觀舍利，葆蒼見白，元白見黃，雨巖見紅，當時有人賀雨巖可做大官。果然後來葆蒼出家，元白以居士名，而雨巖入廣東後，官位轉隆，亦稱奇驗。並同至寶岩寺訪樊老，玉皇留寶岩，昱山回普陀，我與元白等同到上海。

我寓長濱路聖仙寺，距葆蒼家甚近，元白借住葆蒼家，因即計劃每季出一期覺社叢刊。我即訂立覺社的章程宣言，著手編輯。華山自五台、北平歸，談近年興復樂清白鶴寺事，勞倦後思返歸自然，已無復昔日前進朝氣。時葆蒼以須去經理重慶商號，元白亦同回

漢口，我為作「念阿彌陀佛往生安樂土法門略說」贈之。行前約晤梅生任支付經費，託中華書局俞仲還印刷並代為發行，雨巖負對外接洽名義。雨巖時住神州女學隔壁，其夫人即為神州女學校長張默君之妹，我至雨巖家，因識默君校長。一日，偕雨巖過哈同花園，雨巖欲入訪姬覺彌，我亦素識，乃偕以同入。姬覺彌藉哈同夫人勢，陽崇佛而陰破壞，宗仰的翻印頗伽藏，月霞的開辦華嚴大學，皆遭迫辱。姬與雨巖談次，又大言誘僧，謂某僧某僧如何污濁，我忽成怒目金剛，斥云：「汝全身日在污濁，何不自知污濁，竟敢來說僧污濁！大概因僧如白紙，染了一點墨，即觸人人注目，大叫污濁污濁！而汝輩如揩桌布，雖穢汁淋漓，視為固然，乃不復自覺！」姬偁促辯云：「我說此也意在敬僧，不是罵僧。」我大笑曰：「所以我現在不是在罵你，是在讚仰你。」姬氣折。後為其倉聖、明智學校請出佛學題等，遂備至禮敬。我遇此類毀謗，立致辯斥，不惟在筆端，而在舌底亦每每如此。雄辯所及，敵鋒鈔有不摧！時劉靈華（仁航）在滬提倡法華的本師淨土，與曾入華嚴大學的黃視子等人亦時時過訪。道學論衡訂成兩冊，楞嚴攝論為一厚冊，八月間印成出版，線裝形式，甚為精雅！取贈數百冊外，即交中華書局代發行，賡即以叢刊的第一期付印。

元白到漢口之後，約有李隱塵——開侁、王誠齋、全敬存、王韻香、陳性白等六七

人，請我到漢口講大乘起信論。現在長江的大通以上，尚屬初遊，溯江西上，一路頗快心目。抵漢口，與元白同寓性白家，講座設在誠齋家，常聽者七人。有時王香蓀、陳自聞、豁宣（豁宣時已回武昌住武郡公所）榮妙等來參聽，最多達二十餘人。我隨講隨編成起信論略釋，誠齋手自精抄，隱塵、性白、敬存、韻香皆發生篤信。元白以所印之論衡、攝論分贈，隱塵歎為「縱遇六祖未必能度我，非得如是文字三昧，不能令我輩降伏。」講畢，陪遊武漢三鎮的洪山、龍華、歸元、圓照諸大刹，覽黃鶴樓、晴川閣等名勝。時有疑元白等假藉講佛學為名，陰結革命團體的，傳我係民黨某要人的化裝，亦因當時的武漢尚未開講佛學的風氣之故。九月底，陳自聞陪同回滬，隱塵上船有詩贈別。我次晨舟過九江，霧中望廬山，遂和其韻。

回滬後，十月初，覺社叢刊第一期出版。更由雨巖借尚賢堂，請我並邀章太炎、王與楫、陳完等公開講演佛學，集聽者甚眾。後聞李子寬言亦在那一次聽講初生信心。章太炎在民二曾晤於哈同花園，此時亦居長濱路，因時走訪。記得次年五四運動初起的時候，我曾去訪他，有張溥泉、宗仰等在同座。時沈惺叔、王與楫等的佛教居士林，亦借錫金公所開始籌備。論衡、攝論、叢刊的發行甚暢。我那年復因鄞、慈、鎮、奉、象佛教會，舉為寧波南門外歸源庵住持，返甬接任。但因此庵，後來與諦閑法師發生了許多糾葛。此冬，

華山已於樂清逝世，享年四十九，其法徒成圓等寄像來請我為題讚。次年正月、四月、七月，仍如期出版了覺社叢刊第二、三、四期，我因往返於甬、滬間。先是歐戰初罷，兩巖由陸軍部派往歐洲參觀戰蹟，而覺社在二三月間得劉笠青、史裕如等多人發心維護，租屋設社址於愷自邇路，我為講唯識二十頌等，二人（合名靖如）為紀錄。此上海的覺社，直支持到十一月間乃收束。